

說 輶

章士釗

昔柳子厚著說車一首。以贈楊誨之。廣著車德。而歸本於方中而圓外。以爲任重行世者法。美哉說也。然車德猶有子厚不及著者。則輶是已。子厚泛言諸德。作說車。愚偏明一德。作說輶。

澤而杼。山而侔。上而輶。下而軒且曳。子厚所叙之德也。然聞馬之不前曰弊。車之不前曰輶。輶則奈何。且不前者。非徒不前也。有所以抵之者也。抵之者仍爲車也。兩車相抵則奈何。曰、惟輶以濟之而已。輶者還也。車相避也。相避者又非徒相避也。乃乍還以通其道。旋乃復進也。自有此輶。車乃無道而不可行。輶之時義大矣哉。今諺有所謂開倒車者。時人譏及。以謂有背進化之通義。輶大病之。是全不明夫輶義者也。愚說其烏能已。

北京大學。邇有倡爲脫離教育部者。教授顏任光胡適諸君。發言抗之。表揚學術獨立之威重。誠甚盛舉。然終未敢過逆驅章之怒潮。而特列著章士釗之罪狀以資點綴。有一罪曰。『他在今日社會裏。是一個開倒車走回頭路的人。』嘻。今之社會利害衝突。是非紛亂。可謂諸車悉擱。幸其機軸之未全損也。愚則諷其徐徐後却。却乃更進。今之人替惑相尋。如竄荆棘。迷陽迷陽。大傷厥行。愚則爲之指示徑途。令有歸嚮。此其爲功於國。次於曲突徙薪一等耳。罪何有焉。以諸君盛心宏度。亦寧有功不賞。抑且故入人罪者。而以不明輶義。致生觀察大誤。良可歎已。

嘗論新舊兩詞對舉。固無絕待之義。今日之所謂新。容即曩日之所謂舊。今日之所謂舊。異日又或嶄然而以爲新。良以人之嗜好情感。因時而異。而人類思想力能。所得揣摩締構。以求適應此一時浮動之嗜好情感者。其品質率不出此曰新曰舊之中。承舊以新。承新仍返諸舊。非不欲新也。以舍舊無可爲新者也。新舊如環。因成進化必然之理。易著元亨利貞。貞下又以起元。詩稱興觀羣怨。怨極遂乃復興。理數自然。未之能逆。袁子才偶見三十年前之舊服。一旦變爲時裝。謂通易理。形之詞詠。噫、子才亦少見多怪也已。六年前之國語文學。承文體久弊之後。彌有新意。今率全國而爲不學爭名之事。開卷惡俗。渾不可耐。遂不期而有文藝復古之思。此之復古。乃是新機。與意大利之利乃誦斯正同。適之嘗愚守舊。不知己乃化爲沉痾莫救之新守舊黨而不自覺。語云。月暈而風。礎潤而雨。甲寅之興。不脛而走天下。即預卜何方風雨之將驟至。惟林宗孟差明機局。恐反動太驟。戒愚勿過爲髦士之言。是開倒車云者。論義不得不開。論勢且不容不開。謂愚不信。請持輶說。贈適之以爲左驗。人亦略守髦士之戒也可。

（錄自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號民國十四年八月廿九日）